

大

汉

帝

国

系

列

# 汉高祖刘邦

下

大风起兮云飞扬，  
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！  
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

秦俊·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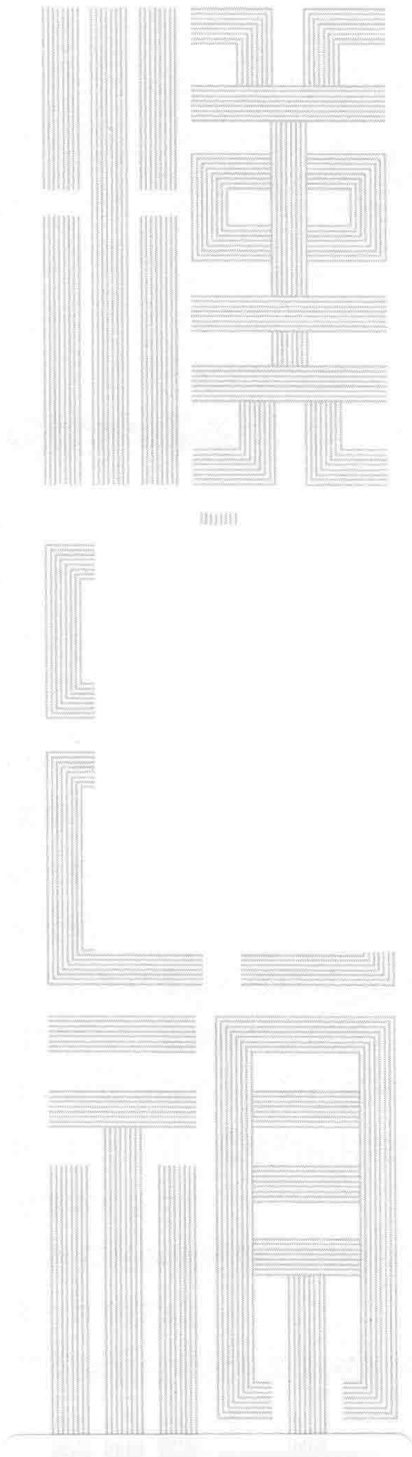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

大汉帝国系列

# 汉高祖刘邦

①

秦俊·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## 第三十六章 奶奶的韩亮

龙且奉了项羽之命，率领二十万楚军，浩浩荡荡开赴齐地。

龙且虽说乃西楚名将，与钟离昧并称为龙将虎友，然项羽很少让他独领过一支兵马。这一次，不只让他领了，且一领便是二十万。这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数字，做二十万大军的统帅，比在项羽手下做一个部将，岂可同日而语，而且，据他所知，攻齐的汉军也不过数万，这一仗必胜无疑。再者，他要去援救的齐国，在诸侯国中，地盘最广，要不，项羽大封诸侯王时，为甚独独把齐国一分为三呢？既然一分为三，田广就不应该独占齐国，项王也不会让他独占。说不定还要划出一份，赏给我龙且呢！果真那样，我便可以称孤道寡，尝一尝做王的滋味了。

龙且越想越高兴，胜利在向他招手，王位在向他招手。他恨不得一步跨到高密，与田广会合，共击汉军。

田广困坐高密，正不知如何对付将要来犯的汉军，忽见二十万楚军赶到，大喜过望，扬手西指道：“胯夫，胯夫！汝的末日到了！”

一因高密城并不甚大，已经进驻田广八千兵马，加之陆续来投的几近两万人。若是再将二十万楚军开进高密，岂能容纳得下；二因龙且志在灭

汉，且那兵马，八倍于汉，岂肯坐拥高密挨揍；三因汉军若是来犯高密，必要越过潍水，何如去潍水列阵，静候汉军，以逸待劳？

有此三因，龙且会同田广，留下五千人守城，余之尽开潍水，沿水列阵。等了十余日，尚不见韩信露面，暗自忖道：“这韩信既来攻齐，为何迟迟不敢露面，莫非怕我不成！”

他这话只说对了一半，韩信闻听龙且率兵二十万援救齐国，也知他是一个劲敌，遣人报知汉王，增调灌婴，方才出发，距龙且列阵的时间已达二十一日。

龙且见汉军逶迤而来，心中大喜，忙晓谕三军，准备迎敌。

韩信来到潍水西岸，但见河水滔滔，河对岸数里开外，遍扎军营，旌旗猎猎，少不得将眉头微皱。溯河而上，走了三五里，只见河床骤然变窄，河上有一小桥，那眉头忽然舒展开来，转身回营，召曹参、灌婴进帐，与之语道：“龙且乃有名悍将，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敌，我当用计擒他罢了。”

曹参、灌婴长期随信作战，颇知信的手段，闻言，齐声应道：“一切敬从将军之命。”

韩信颌首说道：“好。这就传令三军，退军三里，择险立寨，按兵不出。”

这一退，退得龙且哈哈大笑：“如此脓包，怪不得钻人胯下，我这就挥军渡河，看你娃子如何抵挡？”

利己劝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，万万不可！我军长途跋涉，立足未稳，齐军已经败衄，万难再持，且兵皆为土著，顾念家室，容易逃散。而汉军入齐以来，锐不可当，若急于交战，只怕难以取胜。”

龙且一脸不快道：“交战难以取胜，莫非不交战才能取胜？”

利己忙满脸赔笑道：“末将并非不要将军与汉军开战，末将只是觉着，对于诡计多端的韩信，只能智取，不宜强攻。最好是坚壁自守，勿与交锋，一面使齐王派遣使者，招降亡城。各城守吏，闻知齐王无恙，楚兵又大举来援，定然还向齐王，不肯从汉。甚而村自为战，人自为战，与汉为敌。

汉兵去国两千里，客居齐地，无城可守，无粮可食，多则两月，少则一月，不战自退。”

龙且一脸轻蔑道：“利将军也未免太高看了那个韩信，我虽说不认识韩信，但闻名久矣，少年贫贱，衣食不周，甚至寄食漂母，受辱胯下，这般无用的人物，怕他做甚！况我奉霸王命，前来救齐，若不与韩信接仗，就使他粮尽乞降，我还有什么功劳可言，今与信战，我八倍于信，稳操胜券，一战得胜，威震齐国，齐王必委国听从，平分土地，一半给我，岂不是名成利就吗？”

利己见他如此自负，不敢再言，也不愿再言。周兰与龙且私交甚笃，见他不肯听利己之言，忙趋前劝道：“将军不可轻视韩信。信未曾归汉之前，汉王窝踞南郑，从不敢对项大王道声不字。韩信一出，三秦皆为汉王所有。岂止三秦，韩、赵、代、魏、燕五国统皆属汉，今又破齐，闻他足智多谋，鬼神莫测，今日不战而退，谁敢说不是一个阴谋呢？还望将军三思后行。”

龙且笑着回道：“韩信所遇，统是庸将，故得侥幸成功，若与我相敌，管叫他头颅难保。”当下差一弁目，渡过潍水，投递战书。韩信接书在手，折而观之，书曰：

楚大将军龙且书付汉诸将知会：

韩信用兵，未遇劲敌，如魏王豹不自量力，以致丧师。陈余不用左车之谋，命丧泜水。燕王畏其声势而暂降，非心之服。三秦失地利而偶败，非战之罪。吾今受命救齐，与信决战，则非诸国可比。尔等速延颈以待，勿自退悔！

韩信看罢来书，佯装大怒，要斩来使，蒯彻力劝道：“将军息怒，两军交战，不斩来使，古今一理也，将军万万不可坏了规矩。”

曹参、灌婴亦趋前力劝，韩信怒气稍解，手指楚使骂道：“楚狗，看在众将之面，饶汝不死，但须面上刺字，痛责三十大杖，方泄吾恨。”

左右上前，将楚使按倒就打，打过之后，又在其面上刺了“来日决战”四个大字，赶出汉营。

楚使回营，哭诉于龙且，龙且勃然大怒，当即便要出战，周兰忙苦苦劝阻，但龙且哪里听得进去，愤然说道：“传我将令，寅时二刻造饭，三刻出发，不灭韩信，誓不还营。”

周兰诺诺而去。

这一方誓要灭汉，那一方也志在灭楚。

那一方便是韩信。

赶走了楚使，信命军士赶办空布囊万余，当夜候用，不得有违。营中原本不乏布囊，却是用作粮袋，因而莫说万余布囊，就是百条也很难凑齐，但韩信有令，又不敢不遵，便将粮食倒出，东拼西凑，凑足万余。延至黄昏，韩信也不升帐，将傅宽召人，授予密计道：“汝可领着部曲<sup>①</sup>，各带布囊，潜往潍水上流，就在水边取了泥沙，贮入囊中，择视河面浅窄的地方，把囊沉积，阻住流水。待至明日交战时，楚军渡河，我军传发号炮，竖起红旗，可速命兵士捞起沙囊，流水自然奔泻而下，汝便大功告成矣！”

傅宽道了一声“遵命”，阔步出帐。

信又召集众将道：“楚军向我挑战，汝等皆知，我已许他明日。寅时二刻造饭，三刻出发。若与楚战，汝等须看红旗为号，红旗竖起，汝等可督同军士，戮力杀敌。擒斩龙且，在此一举，今可静养一宵，明日当立大功了！”

楚强汉弱，众将皆知，若能打一个平手，已是不错了，韩大将军却是如此自负，好似楚军已为瓮中之鳖，皆大为不解，但又不敢询问，带着满腹狐疑，回归己营。

到了翌日，寅时三刻，韩信率军五千，径渡潍水，余之将士，统留西岸，归曹参、灌婴节制。

<sup>①</sup> 本为军队编制之称，后变为私兵之称。

此时，因傅宽已用沙囊壅在上游，流水陡浅，只需褰衣，便可渡登对岸。

韩信到了岸东，摆成阵势，正值龙且驱众过来，信便出阵大喊道：“龙且快来受死！”

龙且听了，跃马出营，大声叱道：“胯夫，汝原是楚臣，背楚降汉，擅作威福，破赵、破代、破魏、破齐，所犯之罪罄竹难书。今日天兵到此，还不下马受缚，更待何时？”

韩信笑答道：“项羽背约弑主，大逆不道，汝乃甘心从逆，自取灭亡，今日便是汝的死期了。”

龙且大怒，举刀直取韩信，信忙挺枪去迎，二人一来一往，刀枪并举，战到第三个回合，韩信不支，从汉阵中跑出来十个大汉，共战龙且，龙且不仅不惧，反而大笑：“好，好，好，尔等之中能战的，尽皆上来，好让你龙爷爷过一过杀瘾！”

汉一方，加上韩信，一十一人，与龙且大战了二十个回合，故意装作不支的样子，转身狂奔。龙且大叫道：“胯夫，你别跑，给你龙爷爷站住，看看今日谁的死期到了！”一边喊一边追。周兰、利己见龙且获胜，也纵马追来，楚兵紧随其后。

待利己追到潍水东岸，汉兵已渡河西去。龙且正赶得起劲，还管什么水深水浅，也即跃马西渡。唯利己瞧着水涸，心生疑窦，大喊道：“龙将军，这河不能渡。”

龙且扭头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利己道：“潍水乃长流大河，今却无水，此必阻上流而不行，使我兵过河，放水而下，将军何以御之？”

龙且道：“韩信已大败，逃命不暇，岂有深谋？况河水随旱涝而为多寡，当此十二月隆冬之时，正水涸之际，河内以此无水，何足为怪？”说毕，扭过头去，纵马西渡，瞬间已达彼岸。

楚兵见龙且已经渡河，岂敢落后，纷纷跳下河去。

利己移目周兰：“周将军，怎么办？”

周兰不假思索地回道：“龙将军已经过去了，咱还有何话可说？过！”当下跳下河去。

利己长叹一声，也纵马下河。将及对岸，忽听得一声炮响，河水奔腾而下。周兰、利己马快，冲上西岸，但他们身后的楚兵可就惨了，无从立足，多被漂去，少说也有五千人。到了此时，龙且方知上当，声如雷吼道：“胯夫，胯夫，有种的出来，给爷战三百个回合！不，五个回合之内，爷不杀你，爷便不是娘养的！”

一杆红色大纛，自汉阵中升了起来，迎风飘扬，哗哗作响，大纛下立着的那一位金盔金甲的楚将，不正是胯夫吗？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龙且大吼一声，纵马向韩信扑去。

韩信不慌不忙，举枪来迎，刚才与龙且相斗的那十位汉兵一拥而上，将龙且团团包围起来。

周兰、利己正要上前相助龙且，左右两方各杀来一位汉将，举目一瞧，乃是曹参、灌婴。

利己暗道：胯夫用兵，果然是鬼神难测，我命该绝矣！强打精神，去战曹参，只七合便被曹参砍作两段。

周兰见利己被杀，兀自乱了刀法，被灌婴生擒过去。

曹参、灌婴见韩信等人战龙且不下，拍马上前，任你龙且如何骁勇，以一抵十三，岂能不败？正当他欲逃未逃之时，被曹参一刀砍下马去，做了无头之鬼。

正将、主将，不是被杀，便是被擒，单剩下两千余楚兵，济得甚事？顷刻被杀得干干净净，不留一人。

东岸的楚兵，见龙且全军覆没，不寒而栗，一鼓而散。楚军尚且败在韩信之手，齐兵怎堪一击？齐王田广越想越怕，弃寨而逃。迎面杀来一支人马，领头之将，一为傅宽，一为李左车，高声喝道：“齐王，来来来，给爷战上三百回合！”



齐王田广已成惊弓之鸟，岂敢应战？拨马而逃，被傅宽赶上，一把拖落马下，捆绑了去，押到韩信面前。信怒目叱道：“尔身为一国之君，本不该斩。但两国交兵，向无擅斩来使之理！汝不只斩了我的酈生<sup>①</sup>，且用油烹之，太过残忍。我若不斩尔头，酈生九泉之下不安。左右，快将他拉出去腰斩于市。”

齐王明知必死无疑，竟也没有告饶，慷慨赴义。

韩信斩了齐王，遣人打探田横消息。探马回报：“稟将军，田横逃到博阳，闻田广已死，便自立为齐王。”

韩信哈哈大笑：“有趣，有趣！人皆言齐人好王，吾还有些不信，如今田横仅据一城也要称王，真是本性难改呢！”说罢，命灌婴往攻博阳。

田横见灌婴杀来，忙出城应战。田横虽勇，其卒早已胆寒，如何战得过汉军？交战不及一刻，齐卒溃散，横自知不敌，忙带领百余名心腹将士，遁往梁地，投奔彭越去了。

齐国郡县，见田广被杀，田横逃匿，皆惧韩信之威，望风而降，齐国遂平。

韩信平了齐地，移军临淄，栖于齐王之宫。在诸侯国中，唯齐人最喜华丽，故而宫殿较之他国，更为富丽堂皇。虽说兵燹连年，齐王宫殿却是丝毫未损。韩信进得宫来，眼睛为之一亮。当他步入正殿，立于阶下，仰望龙椅之时，心中突蹦出一个大胆的念头：我为将三载，破国七，降国一，每当参谒汉王，总是立于阶下，我何不趁汉王不在这里，走上阶去，尝一尝坐龙椅的滋味。

这话虽然未曾说出口来，其心已被崩彻瞧破，朝随信之军士，轻轻将手一挥：“尔等暂且退下。”

待众军士退下后，崩彻含笑说道：“将军何不上阶坐一坐龙椅，权当游戏耳。”韩信亦含笑问道：“这妥吗？”

<sup>①</sup> 指酈食其。

蒯彻道：“此为游戏，有甚不妥？何况此地除将军之外，只有老臣一人，怕他做甚！”

韩信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末将便戏他一戏。”说毕，疾步上阶。将坐未坐之时，又将阶上阶下扫了一遍。直到确信除蒯彻之外，再无他人，方坐了下去，且仿着汉王口气说道：“众爱卿接旨。”

蒯彻不失时机地应了一句：“臣在。”

韩信满意地笑了一笑，起身离座。

“且慢！”蒯彻趋前奏道，“请将军坐下，臣有要事启奏。”

韩信复又坐下：“爱卿有何本奏，可快快奏来！”

蒯彻道：“齐地当五岭之东，凭负山海，东有琅邪，西有浊河，海岱之间，为都会之地，四塞之固，东道之雄也。将军今悉平定，军威大振，郡县畏服，得城七十余座，然齐人素狡，降而复叛，叛而复降，此乃家常便饭。为大汉计，将军可差人上表汉王，请假齐王印以镇，为将军根本之地也。”

韩信连连摇手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，我若上表汉王，请假齐王印，汉王必然说我有为王之心，此乃为君之大忌，不可，万万不可。”

蒯彻道：“就是将军有为王之心，有甚不可？况且，汉王有言在先，关东之地寡人不想要了，谁若能站出来为寡人击退项羽，统一天下，寡人便将关东之地分封给他。纵观天下英雄，能助汉王击退项羽者，唯将军一人。将军为汉王平定三秦，灭赵、灭代、灭魏、灭殷，收降燕国。并斩杀项羽悍将龙且，亡楚之军二十万，无将军便无今之汉王，莫说做一个齐王，就是与汉王平分天下，也无不可！”

他见韩信不语，复又劝道：“汉王看似豁达大度，实乃心存疑忌，比之越王勾践，乃是一丘之貉……”

韩信忙“嘘”了一声，又将阶上阶下扫了一遍，方小声说道：“小心，墙外有耳。”

蒯彻略略压低了一下声音说道：“前此，项羽进逼成皋，汉王潜开北门，

逃奔修武，连张良都不顾了。来就来呗，反要潜入军帐，夺了将军之印，把将军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几万大兵，一股脑儿收归己有。他若真是一个豁达大度之人，岂能做出如此不近情理之事？再者，他在危难之中，尚且如此对待将军，他若得了天下，岂不要把将军视为尿泥一般，想怎么玩儿就怎么玩儿！为将军计，莫若乘手握重兵之机，逼他封将军一个王位。将军若是做了王，将军的军队，便成了将军自己的了。他汉王就是吃了天胆也不敢将诸侯国的军队轻而易举地收归自己。”

对于汉王夺印之事，韩信亦是耿耿于怀，听了蒯彻之言，愤然说道：“修武夺印，信之耻也。此当，只可上一，不可上二，也不会上二，末将谨从先生之言，上疏汉王，看他如何处置，再行定夺。”说毕，忙命左右笔砚伺候，立就奏表一道，差老吏韩亮送达汉王。疏曰：

汉左相臣韩信稽首顿首上言：

国无其主，难以化理；民非权合，何以制伏？臣仰仗天威，斩龙且于潍水，擒田广于高密，军威虽振，而人心未定。古尝称齐地多变诈之国，反复无常，恐或为乱；臣愿请齐王印，暂为假王以镇之。待民心宁辑，即统兵随车驾伐楚，则疆宇奠安，海隅宾服，世为汉土，于变时雍<sup>①</sup>矣。臣未敢擅便，赍表上请定夺。不宣。

是时，汉王已经伤愈，从成皋返回广武，闻听韩信平了齐地，喜上眉梢，正欲召信助他伐楚，忽接信书，当即拆开阅之。他不阅倒还罢了，这一阅，满面笑靥荡然无存，勃然大怒道：“寡人困守广武，日夜盼他来助，他不来相助寡人，反要做什么齐王，真真可……”

“恼”字未曾出口，张良、陈平已双双趋至汉王两侧，轻蹶其足。汉王生性狡黠，悟性又高，忙将骂声止住，并将韩信来书，转示良、平。良、

<sup>①</sup> 即天下太平之意。于，代递；时雍，友好和睦。

平看罢，附耳汉王道：“项羽几统倾国之兵，隔涧而屯，于汉极为不利，怎能禁止韩信为王？不如因而立之，一可使信为我守住齐地，二可做我声援。否则，信若生变，则复生一大患矣。”

这一说，说得汉王惊出一身冷汗，佯叱道：“奶奶的韩亮，回去转告韩大将军，大丈夫既然平定诸侯，不妨就做真王，为何还要称假呢？”

韩亮诺诺。

汉王道：“陈中尉。”

陈平朗声应道：“臣在。”

“速去府库，取黄金百两，白银百两，赏与韩爱卿。”

陈平忙道了一声“是”，汉王又道：“且慢。卿可将韩爱卿引至驿馆，暂且住下，待会儿，寡人还要宴请韩爱卿呢！”

韩亮为吏数载，何曾受过此等对待？何曾见过如此之多的黄金、白银？对汉王感激涕零。陈平趁机劝道：“韩兄，汉王豁达大度，不拘小节，又喜辱骂群臣。请兄回去之后，好言多说，坏言不提，弟日后必有重报。”

韩亮道：“中尉爷尽管放心，小人回去之后若有半句不利汉王之言，叫小人出门遭雷劈！”

陈平连道：“韩兄言重了，言重了！”遂出私财二十金，赠给韩亮，且又寻来一名颇有姿色的雏妓，陪伴韩亮。亮在广武住了三天，方引着陈平来见韩信。

韩信闻陈平奉王诏而来，亲率大小将佐，出城迎人。行礼毕，陈平朗声诵读诏书：

相国韩信，屡建奇功，克定疆宇，不世之勋，当铭钟鼎。新破齐地，甚难制伏，不有隆爵重权，何以号令群下？即封信为齐王，治齐地，以安东土。仍调本部人马，克日期会，戮力伐楚，尔其钦哉！故谕。

韩信读罢手敕，向西谢恩毕，连日设筵款待陈平，其余诸将佐，俱行拜贺礼。

陈平乘机劝道：“汉王屯兵广武，日夜思念太公，不得还国，望大王及早发兵，攻楚之背，果得如此，楚必败矣。”

韩信道：“陈兄所言极是，我这就知会郡县，旬日内即可起兵，往攻与楚。陈兄径于王前，善为我辞焉。”

送走了陈平，韩信便择日升齐王殿，具冕旒<sup>①</sup>，受所属大小百官朝贺。一连热闹了三日，正要起兵击楚，忽见楚使武涉，前来求见。韩信暗想：我与楚为仇敌，为何遣使到此？且闻武涉，素能唇舌，想必来做说客呢！有心不见，在楚之时，除钟离昧之外，再查一个朋友，便是武涉，不见不妥。当即传旨武涉进殿。

韩信所猜不差，武涉此行，正是要做说客呢！

韩信通过沙囊断流之计，斩了龙且、利己，所余楚兵，有十之一二逃归项羽，备说韩信斩龙且、利己，俘周兰、田广之事，项羽将信将疑道：“韩信果有此能否？”

话音未落，又有探马来报：“禀大王，韩信尽克齐地，见今屯兵临淄。”

项羽大惊道：“此事可确否？”

探马道：“千真万确！”

项羽许久无语，起而复坐，坐而复起：“快，快传上柱国并钟将军来见。”

待项伯、钟离昧到来之时，项羽满面焦急道：“龙且、周兰、利己已为韩信所斩，齐地尽皆归信，不出十日，信当麾兵东来，与我为敌，如之奈何？”

项伯道：“来就来呗！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怕他做甚！”

① 诸侯王的冠服。

项羽道：“并非寡人怕他，隔涧有一刘邦，已闹得寡人寝食难安，若再来一个韩信，岂不使寡人腹背受敌吗？”

钟离昧道：“大王所虑甚是，臣有一计，可使韩信转敌为友，克日灭汉呢！”

项羽喜道：“卿有何妙计，快快讲来。”

钟离昧道：“韩信本为楚臣，因怀才不遇，方才背楚归汉。前次，因劝刘邦不可攻打彭城，刘邦不听，遂独领一军，东向修武。及邦为大王所败，狼狈北窜，潜入韩信大帐，夺其将印，致使韩信辛辛苦苦带出来的六七万大军，尽归刘邦，韩信能不怒乎？此次，臣又闻，韩信欲王齐地，刘邦闻之大怒，经张良、陈平二人陈说利害，方才封韩信一个齐王。有此二隙，大王可遣一能言之士，前往临淄，说信复归于楚。信若归楚，刘邦还可道吗？”

项羽道：“此计甚妙，但那能言之士，卿叫寡人何处去寻？”

钟离昧道：“大王帐前便有一位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武涉。”

项羽一拍脑门道：“寡人怎么把他给忘了呢？寡人素闻此公，智过苏秦、辩如子贡<sup>①</sup>，又与韩信相善，遣他前去说降韩信，是再合适也不过了。”当即召入武涉，备金帛之物，令其速往临淄。

武涉领旨之后，日夜兼程，径奔临淄，见了韩信，行礼毕，将项羽所与金帛一一呈上。

信曰：“昔日，寡人虽与先生同事一主，俱为楚臣，但今日各自一方，相与敌国，具此礼欲何为哉？”

武涉对曰：“大王统百万之师，为一国之王，威德所及，远近畏服，非敢言昔在楚为臣也。今具此礼，乃项王仰大王之名，赎昔日之罪，欲与大

<sup>①</sup> 春秋时卫人，善为说辞，曾对春秋末年政治发生重大影响。

王共享无穷之富贵，先具此礼，以通二国之好。”

信曰：“寡人前已言过，寡人与楚乃为仇国，有寡人而无楚，有楚而无寡人，势不两立，还通什么好？”

武涉曰：“大王此话差矣，楚齐通好，非但与楚有利，与齐也然。楚若不保，齐焉能独存。大王若是不以臣之言为谬，臣当为大王剖之。”

信曰：“讲。”

涉曰：“天下苦秦已久，故楚汉戮力击秦，今秦已亡，分土割地，各自为王，正应休息士卒，与民更始，汉王却率兵东来，侵人地，夺人土，挟制诸侯，与楚相争，可见他贪得无厌，志在吞并天下也。大王明智过人，难道会不察吗？且刘邦前日，谢罪鸿门，项王若是杀他，比杀一只小鸡还要容易，项王念结拜之情，不忍加诛，使王蜀汉，待他可谓不薄矣。偏刘邦不念旧谊，复击项王，机诈如此，尚好亲信吗？大王自以为得亲刘邦，替他尽力，大王与刘邦之亲，岂能亲过太公吗？太公置诸俎上，危在旦夕，刘邦却谈笑自如，还要分他一杯羹，刻毒至此，尚好亲信吗？大王得有今日，实因项王尚存，刘邦不得不笼络大王。大王眼前处境，正是进退自如的时候，左投汉王，汉胜；右投楚王，楚胜。汉胜必危及大王，楚愈胜大王之位愈固。项王与大王本为故交，时常系念，若大王背汉归楚，王位照旧，必不相负！若大王仍不肯信，可与楚联合，三分天下，鼎足称王，楚汉两国，都不敢与足下为难，这乃是万全之策了。”

韩信笑答道：“君之言，不为无理，然以寡人度之，这楚既不能降，也不可降。何也？寡人昔日在楚，官不过郎中，位不过执戟，言不听，计不用，所以背楚归汉。归汉之后，无尺寸之功，汉王却授寡人上将军印，付寡人数万兵士，解衣衣寡人，推食食寡人，言听计用，故寡人得至此而为齐王。汉王其亲信寡人于此，寡人若是背汉归楚，不义也，不忠也，亦不祥也。海可涸，石可烂，寡人从汉之心永不变！幸烦先生为寡人深谢项王。”仍将金帛付于武涉，涉见他志决，只好辞归。

信送涉归来，有一人随他而入。信回头视之，乃是蒯彻，知他有话要

说，忙邀其入座。彻呷了一口茶说道：“臣近日偶遇一异人，授臣相法，愿为大王相之，请大王勿拒。”

信笑言道：“寡人少时，遇一奇人，名叫许负，亦曾为寡人相面，寡人受益不浅。先生既然得遇奇人，那就为寡人相吧！”

彻闻言起身，将信审视良久，又绕行一周，方才说道：“相大王之面，不过封侯；相大王之背，贵不可言。”

信依然笑道：“寡人已贵为齐王，人臣之位极矣，何乃再贵？”

彻曰：“大王之相，怕不止一个齐王呢！”

信道：“寡人还能做个什么？”

彻曰：“不为天子，亦当为天下霸王。”

信摇手道：“言过其实矣，天子者，乃真龙也，信也不配。”

彻曰：“陈胜初起之时，大声疾呼，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贱如陈胜，尚且知道王侯无种，大王独信乎？不必信也。臣言大王当为天子，抑或霸主，自有臣的道理，请大王静坐龙廷，听臣一一为大王道来。”

他又呷了一口茶，复又说道：“昔天下初起之时，最难为者，尤在如何亡秦。今秦已亡，楚汉又争，使天下之人，赤胆涂地，暴骸中野，不可胜数。项羽也曾不可一世，自立霸主，屡年以来，胜多负少。然自去冬以来，滞留于广武，而不得进者，半年矣。汉王据巩洛，阻山河，一日数战，无尺寸之功，此二王智勇俱困之时也，其命皆悬于大王。大王之兵，当在十万以上，从汉即汉胜，从楚则楚胜。依臣之计，莫若两不相助，三分天下，鼎足而立，静待时机。其实，如大王之才，又据强齐，并燕赵，若是得时西向，为民请命，何人不服？何国不从？上者，一匡天下，南面称尊。次者，宰割天下，分封诸侯，诸侯俱怀德畏威，相率朝齐，岂不是霸主盛业吗？臣闻，天与不取，反致受咎，时至不行，反致受殃，愿大王深思熟虑，莫忘臣言！”

信曰：“汉王待寡人甚厚，怎可向利背义呢？”

彻道：“什么义？什么信？赵王张耳当年，与成安君陈余，乃刎颈之交，



后来为了张靛、陈泽的嫌疑，竟成仇敌，泚水一战，张耳亲手斩了陈余。今大王于汉王之交、之信，能如张、陈二人否？所处嫌疑，止如靛、泽一事否？乃犹欲自全忠信，见好汉王，岂非大误！越大夫文种，存亡越，霸勾践，立功成名，尚且被戮，免死狗烹之前车，不能不鉴也。且臣常听人言，勇略震主者，身危；功盖天下者，不赏。今大王戴震主之威，挟不赏之功，归汉汉必惧，归楚楚不信，舍鼎立之途，何行乎？”

听了蒯彻这一番肺腑之言，韩信沉吟许久叹道：“先生之言，忠言耳，寡人岂不知乎？然汉王待寡人实在太厚，寡人不忍叛之。这样吧！您容寡人静思三日，再行定夺。”

彻道：“也好。”躬身而退。

三日一晃而过，蒯彻又来见信。问之曰：“鼎立之事，可行乎？”

信曰：“寡人静思三日，还是那句老话，汉王待寡人太厚，寡人不忍相叛，此乃一也；其二，寡人为汉，灭七国，降一国，如此之大功，汉王不会不念也。鼎立之事，休要再提。”

蒯彻见韩信不听己言，料其必败，假装疯癫，昼则胡言乱语，且歌且舞，歌些什么，谁也听不明白；夜则露宿街头，蓬头垢面，衣不遮体。

韩信虽说未从蒯彻之言，然心中未免有些犹疑，屯兵临淄，既不从楚，又不助汉。

汉王固守广武，又是数旬，望眼欲穿，不见韩信到来，一面改立英布为淮南王，命他再赴九江，抄楚后路；一面颁诏彭越，命他分兵两路，一路赴广武援汉，一路去侵梁地，断楚粮道。

英布走未及日，探马来报：“禀大王，项羽军粮将罄。”

汉王大喜道：“好。”

探马又道：“项羽有退兵之意。”

汉王道：“好，老子早就盼着这一天了，拿酒来！”

探马迟迟疑疑道：“不过，项羽在退兵之时，要拿太公祭刀呢！”

汉王满不在乎道：“祭刀好啊，他项羽若是敢拿太公祭刀，寡人就请他